

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徹底反對右傾思潮

余 志 宏

在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取得偉大勝利以後，黨內出現了一小撮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們代表資本主義分子對社會主義實行的反抗，已經受到致命的打擊。我們必須看到，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黨的總路綫、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思想，是社會上的資產階級思潮或右傾思潮的集中反映，要把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進行到底，就必須在全黨全民中徹底清除右傾思潮。右傾思潮在我們知識界是嚴重存在着的。清除右傾思潮是一場激烈的兩條道路、兩個階級、兩種世界觀的鬥爭。

經過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在知識分子中已經基本上解決了要不要社會主義的問題，至於採取什麼路綫、什麼方法來建設社會主義，則是沒有解決的問題。1958年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展開了我國國民經濟上大躍進的局面，在大躍進中實現了人民公社化，同時在文教戰綫上實行了教育革命，大大地發展了文教事業，一般知識分子對這種偉大的變化是歡欣鼓舞的。但是知識分子脫離生活，脫離實際，脫離工农羣眾，容易受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習慣勢力的支配，接受城乡資產階級思想政治活動的影響。當他們看到從大躍進、人民公社化、教育革命的工作中帶來一些局部的、暫時的缺點和困難，有些人就對黨的總路綫懷疑、動搖起來，認為高速度發展“過於緊張”，大辦鋼鐵“得不償失”，大躍進是“浮誇”，市場供應某些方面一時緊張是“國民經濟比例失調”，人民公社“辦早了、辦糟了”；勞動鍛煉“偏廢”，批判資產階級教育思想“過火”，教學和科學研究不能搞羣眾運動等等。羣眾中一些人在不同的程度上有這種右傾思想、右傾情緒，正是右傾機會主義繁殖的溫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上述錯誤觀點的集大成者，他們指手划腳，任意非難，散布鬆勁、泄氣、埋怨、悲觀的情緒，他們對幾億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在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和教育革命運動中所取得的成績估計過低，對黨、對羣眾運動進行污蔑。

實行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是我國社會變革最深刻的歷史轉折點，社會發生了极其深刻的變化，存在決定意識，不能不引起各個階級之間，各種不同世界觀之間的衝突的尖銳化。這在知識分子中是表現得十分明顯的。知識分子經過十年來的教育和學習，在政治上已經分化為左中右三派。左派已經轉到工人階級立場，堅決擁護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他們代表知識分子革命進步一面，在總路綫的辯論中，雖然有些人有些動搖，但基本上是堅定的。右派堅持資產階級立場，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他們代表知識分子反動落後的一面，早已墮落成為反面教員。問題主要是在政治上反映知識分子兩面性的中間派身上。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初步有所改變，但又還沒有基本上拋棄；他們在不同程度上接受黨的領導，傾向社會主義和總路綫，但對資本主義舊世界又還念念不忘，對社會主義新世界也還感到有些格格不入，對黨的領導、社會主義的勝利、和為工农服務還不那末心服。中間派的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世界觀，其特點是竭力反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與無產階級世界觀竭力維護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是正相對立的。我們在總路綫辯論中的根本分歧，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無

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 黨同中間派之間的政治分歧，實質上就是兩個階級的世界觀的鬥爭。因此在知識分子中必須徹底批判資產階級世界觀，才能清除右傾思潮的錯誤認識。

知識界的右傾思潮，主要表現在對黨的領導問題，羣眾運動問題和參加生產勞動問題上搖擺不定，從中反映出資產階級世界觀與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對抗。

第一，無產階級世界觀主張加強黨的領導，資產階級世界觀反對黨的領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由工人階級通過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進行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或任何與生產資料私有制有聯系的階級都是不能領導的，這是馬列主義的一條普遍原理。知識分子中原來有一部分人不承認黨的領導，經過反右派鬥爭，他們在政治上承認了黨的領導，但對黨在業務上的領導仍有保留。經過教育革命，事實說明黨不僅能在政治上進行領導也能在教學和科學研究上進行領導。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黨的領導還是不完全心服的。他們自己以為最有知識，恃才驕傲，瞧不起黨，瞧不起工人階級。他們說“誰有知識，誰就有發言權，”對於教學，科學研究這些“知識”問題，只有象他們這種知識分子才有發言權，黨是沒有發言權的，因此他們與黨分庭抗禮，說：“政治上我听黨的，業務上黨要听我的。”當他們在教育方針問題上打了敗仗以後，他們又說：“要一切服從黨，一切要尊重事實。”他們並不是在一切問題上要真正服從黨，而是懷疑黨不尊重事實，黨不一定代表真理，這是對黨的領導表面上肯定，實際上否定。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真正要一切服從黨。在右傾思潮襲擊之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僅對黨領導教學和科學研究懷疑，對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也還是懷疑的。他們從對市場供應不滿入手，通過糧食問題，幹部作風問題，抓住某些暫時的、局部的或已經克服了的缺點錯誤不放，對各級黨的領導追根懷疑，其結果必然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

黨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包括教學、科學研究工作在內，究竟能不能領導？黨能領導階級鬥爭，能領導無產階級專政，這是一般知識分子信服了的事實。黨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領導，也已經積十年之經驗，只要不是昏頭轉向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應該會承認十年來黨對社會主義的領導是光榮、偉大、正確的。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建設涉及到科學、技術問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認為自己最有發言權，總要固執己見，不肯服從黨的領導。黨對於一切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已經不是能不能領導的問題，而是早已從思想上、政治上、方針政策上進行了正確的領導。許多黨的幹部通過種“試驗田”，通過刻苦鑽研，已經精通業務，由外行變成了內行，黨的領導愈來愈深入細緻了。

事實儘管如此，但由於黨領導着的無產階級專政，迫使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由依附資產階級轉到依附無產階級方面來，知識分子對於無產階級政治生活是不那麼習慣的，對於資產階級政治生活是有戀戀不捨的。他們感到現在是“寄人籬下”，很不舒暢。知識分子本來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不寄於資產階級籬下，就得寄於無產階級籬下。有寄人籬下之感，有是說明他們捨不得資產階級那個籬下，還不愿寄在無產階級籬下，自然與黨距離很遠。所以他們說黨是“后娘”，而不是象勞動人民所說黨是“親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捨不得他那資產階級“親娘”，對共產黨這個“后娘”是不滿的。一切對社會主義持反對態度的人，不管是

●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頁。

資產階級右派也好，現代修正主義者也好，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好，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反對黨的領導。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倒楣的地方，就在於他們根本沒有無產階級的观点，否認我們黨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否認黨必須領導一切，也能領導一切。有些組織上入了黨，思想上還沒有脫胎換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抱着知識分子的優越感，清高思想乃至超黨派、超階級、超政治的想法，實質上都無非是拒絕黨的領導，讓資產階級政治，資產階級民主，在自己思想上掛了帥。

第二，無產階級世界觀主張大搞羣眾運動，資產階級世界觀反對羣眾運動。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目的是要使工人階級徹底解放自己，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創立共產國際時就規定了一個戰鬥口號“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情。”[●] 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們向來都最重視羣眾的創造性和主動性。沒有革命羣眾運動，是休想把整個舊社會翻轉身來的。在黨的領導下，革命也好，建設也好，都是通過大搞羣眾運動來進行的。黨中央提出的毛澤東同志總結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綫，就是黨的羣眾路綫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應用和發展。在經濟建設方面實行政治掛帥，貫徹總路綫發動億萬羣眾，搞起了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才有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運動。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由於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才取得教育革命的偉大勝利和文教事業的空前發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根本弱點，就是在本質上是個人主義者，不是集體主義者，因此總是同羣眾運動格格不入。他們不習慣於搞羣眾運動怕搞羣眾運動，特別是認為教育工作應該“循序漸進”，沒有大搞羣眾運動的必要。因此有嚴重右傾思想的人們總是站在羣眾之外，指手划腳，吹毛求疵，否定成績，誇大缺點，污蔑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是“浮誇”，“糟糕”，“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運動”；攻擊教育革命“過火”，勞動“偏廢”等等。他們其所以如此看法，由於他們有一個根本錯誤的观点，就是認為羣眾不過是“羣氓”。他們認為羣眾缺乏知識，覺悟低，不懂得為自身的階級利益而鬥爭，把羣眾運動看作是少數先進分子的運動，一般羣眾則是被動的。因此他們最初總是不承認羣眾運動的主動性、自覺性，當羣眾運動起來以後，則怕羣眾打亂“正常秩序”，要求束縛羣眾的手腳，把羣眾限制在一定的圈子內活動，如果發現了一點缺點，就大驚小怪，非難攻擊。這正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對待革命羣眾運動的態度。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既不懂得黨的總路綫有何等巨大的動員和組織作用，又不了解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革命羣眾是何等自覺的歷史創造者。他們看不見羣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和革命幹勁，一經黨領導與社會發展規律相結合，就產生出大躍進、人民公社這樣震撼世界的奇跡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不相信羣眾的智慧和力量，二不了解羣眾要求改變一窮二白的迫切願望，因此抱着輕浮的知識分子的懷疑態度，譏笑人民公社這種新的幼芽，胡說什麼人民公社是“人民空社”。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潑冷水，吹冷風，誠如列寧所說，“這一切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手段，是保護資本主義而反對社會主義。”[●] 對羣眾運動和新生事物，採取贊成、懷疑還是反對的態度，決定我們是促進

● 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布拉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485—486頁。

● 列寧：“偉大的創舉”。列寧全集第29卷，第387頁。

派還是促退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促退派，他們對羣眾運動和新生事物採取反對態度，以個人主義對抗集體主義，只相信個人智慧，不相信集體智慧；只相信個人力量，不相信羣眾有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無窮智慧和力量；只承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否認人民羣眾是歷史的創造者。一句話他們既沒有無產階級的观点，也就沒有羣眾观点，自然要否認羣眾路線是黨的最根本的路線，因而反對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大搞羣眾運動。

第三，無產階級世界觀主張積極參加生產勞動，資產階級世界觀反對參加生產勞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總路線的懷疑，還突出地表現在教育革命問題上。教育革命的中心內容是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問題。在過去幾千年的階級社會中，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是分離的。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是一切剝削階級的反動的狹隘世界觀的偏見。勞心與勞力分離是階級社會的教育方針。社會主義革命要消滅一切剝削階級和一切剝削制度及其殘余。在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還必須進行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文化革命要求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人人都生產，人人都學習，做到工農羣眾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這是對幾千年來的舊傳統的一個極其深刻的革命。馬克思曾經指出：“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相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教育制度教育思想的根本改變不能不引起知識分子在世界觀人生觀上的尖銳鬥爭。

知識分子長期脫離生產勞動，賤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嫌體力勞動又髒又丑又累，那些對教育方針思想右傾的人，極力丑化體力勞動是“低級的簡單的勞動”，不願放下臭架子同工農一道勞動，多搞一些勞動就大喊“偏廢”，“造成教學被動”，“降低了教學質量”。他們輕勞動重專業，輕實踐重理論，輕政治重業務。這是堅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把勞動同讀書對立起來，把紅與專對立起來，死守只要片面的知識的陣地，反對用在校辦工廠農場和鄉下廠勞動鍛煉的辦法來徹底摧毀舊教育傳統。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教育方針懷疑動搖，一是不承認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二是不承認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是改造資產階級立場必由的道路，三是不承認下工廠，下農村是解決理論聯繫實際最好的辦法。那些高喊“數學特殊”論，“邏輯特殊”論……的人，無非是反對黨的教育方針，拒絕自我改造。這些人把教育革命簡化為學朮爭論，要同黨來個“爭鳴”。他們死守舊的傳統，為學朮而學朮，為理論而理論，認為知識來源於書本，不是來源於實踐，因此不重視理論聯繫實踐，不重視學以致用；認為學朮遺產只有繼承，沒有否定，因此不重視批判，不鄙棄糟粕，而是厚古薄今，甚至宣揚唯心主義，貶低唯物主義。儘管這些人想走老路，但是他們已經不能挽轉歷史的車輪，徒然自己碰得頭破血流而已。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根據剝削階級的傳統偏見，還是把知識當作個人的私有財產。他們看不見今天剝削階級已經基本上趨於消滅，成為剝削階級的特權的知識不能再支配廣大工農羣眾的命運了。生產資料一經社會化，知識也一定要社會化。知識分子必須通過參加生產勞動，與工農羣眾相結合，使理論聯繫實際，走又紅又專的道路，以自己的知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才有廣闊的前途。反對參加生產勞動，拒絕改造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片面知識，堅持走白專道路，是行不通的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反對黨的教育方針，焦點集中在勞動問題上，是與他們沒有無產階級的階級觀點、羣眾觀點和勞動觀點，因而不能正確對待知識、精神勞動這個問題分不開的。

●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二卷，第34頁。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見我們同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的分歧，是属于世界观、人生观的基本問題。高等学校的右傾机会主义分子滿腦子私有观念和資產階級世界观，他們对党的方針路綫采取反对的态度，是以資產階級世界观来抵制无产階級世界观，所以反对右傾机会主义和右傾思潮，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要在政治思想战綫上革資產階級世界观的命。

右傾机会主义分子在社会主义根本問題上为什么会同党有根本的分歧，首先是由于他們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对社会主义沒有正确的認識。馬克思主义者主張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用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世界观制定的路綫、方針、政策来領導的，是通过革命羣众运动来實現的社会主义。在这个社会里，随着生产資料任何私有制的消灭，知識壟断的現象也告終結，工农羣众都将迅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對他們來講，共产主义的利益重于一切，大家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右傾机会主义者所講的模模糊糊的社会主义，現代修正主义者所标榜的社会主义，与我們馬克思主义者主張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同，那是一种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現代修正主义者把个人的物質利益作为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把个人与集体的關係看作是个人与个人的自由主义联系，把个人利益，个人意志和个人自由看作是主要的东西，認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集体利益不过是服从于个人利益的东西。从他們看来，社会主义的目的无非是个人幸福，个人利益而已。这种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所謂“社会主义”，与我們实行的集体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是恰好相反的，它不要无产階級专政，不要党的領導，不要民主集中制，不要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其果結必然是取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是資產階級思想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的表現。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其本性講，是容易傾向这种“社会主义”的，因此反对党的領導，反对革命羣众运动，反对参加生产劳动，也就很自然地成为知識分子中的右傾思潮的主要內容了。

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深入到这种地步：城乡个体經濟的私有制要最后消灭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对知識的壟断也要取消。这样对出身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把知識当作私有财产的人，革命就革到每一个人自己头上来了。誰如果不站稳社会主义立場，不以无产階級世界观作为自己思想、言論、行动的指導，誰就可能犯右傾的錯誤。右傾思潮在知識分子中有一定的地盘，看起来有两条：一是否認思想政治战綫上的階級斗争，主張階級斗争熄灭論；二是否認思想改造，不断革命的必要性；坚持資產階級个人主义世界观。

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懂得过渡时期階級斗争的規律性，不承認社会主义建設过程同时还是一个階級斗争的过程。在右傾机会主义分子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設，只是向自然作斗争，再没有什么階級斗争了。因此竟然有人把右傾机会主义路綫看作是党内少数派的主張，而不認為这是資產階級在党内的代理人为了資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的反动主張。他們自然不能用階級分析方法去觀察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当中的一切問題，只能做富裕中农的錯誤論調的应声虫。在教育革命中，他們則根本否認在文化教育領域内有階級斗争，把文化教育看作是超階級的超政治的东西。在文化战綫上只承認有改良，不承認有革命；只承認有繼承，不承認有否定，把文教战綫上两条道路的斗争簡單地認為純学术的問題。否認社会意識形态的階級性和党性，否認上层建筑随基础的变革而变革，这正是修正主义的觀點。他們既然否認教育革命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實踐中就用“年令分析”和“年令路綫”来代替階級分析和階級路綫，提出“老年是寶貝，中年是依靠，青年是希望”的組織路綫。他們不是依靠左派，團結中

間，放手發動轟轟烈烈的羣眾運動來實行教育革命，而是走資產階級專家路線，對資產階級專家保護、保護又保護，對羣眾運動懷疑、懷疑又懷疑。他們是資產階級的衛士，唯恐觸動資產階級專家一根毫毛，你批判一下資產階級教育思想，他就怕資產階級專家太刺激了。你提倡參加生產勞動，他就怕把資產階級專家累壞了。這些主張階級鬥爭熄滅論，否認階級鬥爭，取消階級鬥爭的人們，把好得很的羣眾運動說成“糟得很”，散布悲觀情緒，宣傳開倒車，他們諷刺嘲罵革命羣眾運動，除了暴露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害怕羣眾，害怕羣眾運動的軟弱性和反動性以外，還表明着正是他們自己，對工人階級使用了列寧早就批評過的進行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手段。

建國十年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一般知識分子只要是愛國主義者，都會同意社會主義社會畢竟比舊社會好得多。但愛國主義者並不都是社會主義者，而贊成社會主義的人又不一定都贊成馬克思列寧主義世界觀。由於世界觀的不同，知識分子對於社會主義總路線就不可能那末一致。十年來，知識分子經過學習，知道一些馬克思列寧主義了，在他們腦子裡，有兩種世界觀在盤旋着：一種是舊有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一種是新接觸到的無產階級的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這兩種世界觀在知識分子腦子中是有矛盾的，有些人誠心誠意接受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領會其精神實質，克服思想領域中的矛盾，改變了舊的世界觀，變成了工人階級知識分子。許多知識分子口裡也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但言行不那末一致，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在他們腦子裡還沒有占主要地位，他們對社會主義現實不能完全正確對待，他們在不同的程度上願意逐步改造舊的世界觀。當然也還有些知識分子固步自封，完全以舊的世界觀來對待社會主義新的事物，因而對現實感到格格不入。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假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們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奉行的都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這些人沒有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只是改頭換面，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面罩下，頑強地表現着資產階級個人主義。

資產階級世界觀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在思想意識方面表現為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在思想方法方面表現為形而上學、唯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都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者，在哲學上都是主觀唯心主義者。他們站在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立場，用唯心主義世界觀來觀察世界，這就決定他們不可能正確對待現實生活中的事件。

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嚴重的個人主義表現為利己主義，一切從個人利益出發，自私自利，損人利己，唯名利是圖。他們以自我為中心，唯我獨尊，個人至上，和集體格格不入，同黨不一條心。他們以黨令作政治資本，以知識作業務資本，無恥地向黨伸手要名要利要權位，稍不如意，就與黨對立，要挾攻擊。一旦有了名位，則站在黨之上，自我擴張，驕傲得了不得，黨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就越來越小，思想感情離黨也就越來越遠。為了實現個人野心，不惜散布流言蜚語，打擊別人，抬高自己，拉拉扯扯，甚至搞黨的分裂活動。但是最頑強的個人主義者，跑到集體主義陣營中來，就成了最脆弱的人。在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鬥爭中，任何一個集體主義者都要比最頑強的個人主義者堅強得多，高尚得多。個人主義是低級趣味。一天到晚盤算個人利害得失，思想活動不觸及社會主義，這種人鼠目寸光，在社會主義大是大非面前，不可能有清醒的判斷。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頭腦不清醒，對社會主義大是大非得出與我們相反的結論來，首先是由於從資產階級立場出發，用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問題。條條道路通主觀唯心主義，

經驗主義可以通主觀唯心主義，教條主義也可以通主觀主義。經驗主義有兩種：有唯物主義的經驗主義，有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哲學史上唯物主義的經驗主義，主張自然界社會的一切事物是感性經驗的基礎，感性經驗是知識的來源，其缺點是還不理解科學的理論，思想、概念的巨大作用，沒有把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統一起來。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的錯誤，在於把經驗看作是與客觀實在無關的覺的總和，否認自然界社會的一切事物是經驗的基礎。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思想方法就是主觀唯心主義的經驗主義。他們用狹隘的經驗來論證全面的全局的問題。而他們的所謂經驗，無非是自己覺的總和，並不反映客觀實在。結果他們用自己的狹隘經驗或一個點、一個側面，一個小的局部的事實來論證問題，如講人民公社辦早了辦糟了，勞動鍛煉影響業務學習，得不償失，只是以偏概全，只是自己的覺的總和，與客觀情況是完全相違背的。

知識界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思想方法，不一定是經驗主義，主要倒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的東西。教條主義者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看成是停滯不前的教條，在實踐中把它看成與客觀實際無關，可以由自己任意解釋，並假借它作為自己的主觀認識去說明實際問題，結果把客觀實際看作不過是自己引用的教條的複合。這樣教條主義就陷入主觀唯心主義了。我們必須看到教條主義的反面，或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或者是修正主義。教條主義還是無產階級內部特點，修正主義則是資產階級的思潮。教條主義一般表現是左傾機會主義，修正主義則表現為右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與修正主義之間，沒有一道牆隔著，教條主義可以轉化為修正主義。當我們說教條主義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思想方法時，其表現形式實際上又已經變成了修正主義的東西。修正主義的特點，是用各種方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革命分開，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販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貨色，企圖把人民引導到資本主義的道路。黨內有些滾到右傾機會主義泥坑去的人，他們原來是教條主義者，從來沒有想到應該認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觀。他們言行不一致，“頭重腳輕根底淺”，迂到風浪，就經不起考驗，丟下教條，向修正主義，向右傾機會主義轉化。

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不論其表現形式是經驗主義也好，或者是教條主義也好，發展到極點，就是唯我主義。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確實有人重複貝克萊、馬赫之流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客觀事物，客觀世界，就是我的覺的總和，就是我的“覺的複合”，把“我的”覺看作是第一性的，客觀事物看作是第二性的，不承認覺是事物的反映。他們污蔑大躍進，人民公社，教育革命這些羣眾運動“糟得很”，這個“糟得很”，就是我的“覺的複合”。他們認為事物隨我的覺是糟而糟，是好而好，一切以“我的”好惡，“我的”是非為標準，不承認在“我的”覺以外還有什麼客觀真理。有一位自命絕頂聰明的人，硬是這樣冥想深思：我為什麼不生在這個時代以前的世界，也不生在這個時代以後的世界，獨只生在當前這世界裡面？這個世界是不是為我而存在？沒有我是不是會有這個世界？他奉行著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貝克萊的“存在就是被感知”這些原理，而進入自我擴張的精神世界。這種唯我主義者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羣眾，不相信黨，也不相信客觀真理。他們自高自大，唯我獨尊，目空一切，個人英雄主義十足，真是老子天下第一。但是物極必反，“老子天下第一”總是走向自己的反面。

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把唯心主義世界觀作為觀察事物的工具，就必然顛倒地觀察這個世界。他們的思想方法是一個“偏”字，偏在主觀，偏在片面，偏在表面。他們只看消極因素，不具

積極因素；只看缺點，不見成績；只看困難，不見順利；只看浮誇，不見真實；只看落後，不見先進；只算“失”帳，不算“得”帳。一句話，他們不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只去盡量誇大那些非本質、非主流的東西，並把這些非本質非主流的東西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他們看不清成績和缺點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把九個指頭看成為一個指頭，把一個指頭看成為九個指頭。這樣，在他們心目中就只有“偏”、“亂”、“糟”、“壞”、“苦”……這些東西。這種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思想方法，是與馬克思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相反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用這種思想方法觀察問題的人，就象貓頭鷹一樣，對白天閉着眼睛，對黑夜才睜開眼睛。他們慣於用陰暗的眼光來看光天化日之下的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他們只願與黑暗結緣，不肯與光明為伍。這種人在社會主義社會是裹足不前的。他們專向後看，不向前看，看見社會主義事業在前進中遇到一點困難挫折，就垂頭喪氣，悲觀失望；一點也不相信羣眾的力量。毛澤東同志指出這種人患了右傾頑症，批評他們說：“羣眾中蘊藏了一種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那些在革命時期還只會照常規走路的人們，對於這種積極性一概不見。他們是瞎子，在他們面前出現的只是一片黑暗。他們有時簡直要鬧到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這種人難道我們還迂見得少嗎？這些只會循着常規走路的人們，老是對人們的積極性估計過低。一種新事物出現，他們是不贊成，首先反對一氣。隨後就是認輸，做一點自我批評。第二種新事物出現，他們又按照這兩種態度循環一遍。以後各種新事物出現，都按照這個格式處理。這種人老是被動，在緊要關頭，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別人在他背上擊一猛掌，才肯向前跨進一步。”●

一切患有右傾頑症的人，對於大躍進，人民公社，教育革命這些偉大的革命羣眾運動，確實糊塗到了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因此他們感到一片黑暗，對社會主義事業沒有信心，不僅老是止步不前，並且要走向回頭路。這些人只對黑暗感到高興，只對缺點津津有味，只喜歡發表悲觀議論，散布悲觀情緒，向羣眾吹冷風，潑冷水，把社會主義描繪成“悲觀世界”。這種人是什麼精神狀態？是沒落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精神狀態。當前的右傾思潮，就世界觀的特點來看，完全是一種悲觀主義的思潮，反映着沒落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不甘心死亡的思想情緒。

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世界觀的思想體系，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為特征的。誰以這種錯誤的世界觀為思想行動的指導，誰就會得出悲觀的結論，跌到右傾機會主義的泥坑里去。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決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世界觀，主張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言論和行動的一致，主張要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作為一切思想行動的指導。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我們已經徹底推翻中國舊社會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成了嶄新的光明世界。然而我們當中有許多人的思想跟不上時代的變化，意識落後於存在。為了適應正在迅速改變的客觀環境，為了更好地參加改造世界的鬥爭，我們必須認真改造自己的立場，改造自己的思想。而改造思想的根本問題又是改造世界觀。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講過：“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過去遺傳下來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

● “這個鄉兩年就合作化了”一文按語，1955年。“中國农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冊，第587-

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遺傳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我們从旧社会生长起来的人，头脑受到旧社会遺傳下来的种种观念的影响。在建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今天，我們若不同旧社会遺傳下来的陈旧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就不免要犯右傾錯誤。我們建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能依靠資产階級唯心主义世界觀作指导，只能依靠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觀作指导。我們必須認真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澤东思想，自覺地不断革命，树立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觀，同資产階級唯心主义世界觀作最彻底的决裂，把傳統思想从脑子里清除出去。大家都来破除資产階級世界觀，树立无产階級世界觀，就能彻底粉碎当前流行的右傾思潮。

●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28頁。